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師友問答十

答鮮于子駿書　清虛居士

某啓暮春清和伏惟臺候萬福自聞罷守淮陽莫知職領何在人絶路殊但馳繫左右不以寢食懈替去夏既解安城周流川陸冬至始復由淮陽方知公在洛中動止之方一頗相別於水府時恍如夢中事來非故矣獨二十四橋霜風挑月侵簾就席有故人之殷勤尋欲作詩道其事而親舊相尋日不暇給坐閒或道公為守時事則笑歌戲語變而慘清令人作惡不已又欲具其詩及稽滯以至今日誠深而禮疏無以自見人事盖多如此想必寬之數日前忽領教賜鄭重累紙若欵奉見慰感至數其弟姪有先君子教導意而不能成立以致流放每一惟念則惕然汗下無以自存故其在寘處衆也既以

自愧復亦自幸者何哉經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自蹈於不測非明也自沉於有過非哲也孝之不講義之不修理之不燭而然也將謂然歟尚賴聖世權得斗粟以自効乃安且憂達而愧幸之又以無可奈何而安樂之由是居天下絶遐之方瘴癘必死之地悠然而還往不知其為可憂也今而歸亦莫知其歸之為樂矣苟以是為樂則以是為憂矣樂之與憂自取亦非有方也故九夷之陋可往矣先進舊學以為然乎今以張公玄留又去其側尊老之人不敢重違其志又以嫁一女子與劉彗之家礼成在直乃寓于此宋中塵陋無山水佳致令人遊神於清淨又少可以博約者如洛中王屋在左嵩高在右岩岫互出若列庭户而水竹花木天下盖鮮儷群賢君子多在焉既可以講習聖道日知所損而一觴一詠陶然縱適亦足以優哉游哉羨義娥之升沉想公甚自怜其汩汩爾日思奉宴立侍談麈如視青天望而不可至相思之勤于此可見近寄歸去來詞在子華相

公處請堯夫取觀曾經覽否初欲下居于襖今以張公遲其宿
徐當成其願秋冬間别議去就或乘興命駕蹋謁門牆焉一宿
酒以自慰𡋾公歸已多日君質公久不見必時來省堯夫亦未
作書示此可示子瞻過雒與子由在江南未有代者皆甚安
余非此能究臨書引領忽在几杖日聽尊嘉被教賢業康氏犀
物以流宿願然進退出處固有命焉惟冀善自董公宣

答劉仙尉書　　　　范太史公

其啓人至辱書承令叔令弟相繼淪謝想悲痛可勝言耶嘗謂
道絕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為世用今文止此甚可
歎也讀足下所為亡弟述父性天與其子如此而不子之壽豈
所謂難諶者耶足下忠孝足以継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
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
其志古之人困窮而通有憂患而啓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户
所係唯在足下可不念哉曷不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幅紙華

序欲求張左司書已而裴許諾温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資
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思同時修書老人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
可感歎人生會歸于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
京師殊苦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
可成唯不許其綫春暄千万厚愛不宣某頓首

答晁教授書　范太史公

某頓首教授晁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為恨承
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願某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
於司馬公休又嘗聞直道足下為楊子雲別傳公休嘗見其書某
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
然子雲別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寶
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曾公
亂采有家世之書且与校書職群從獲見者非一世古者或
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識其面即往往已知其心況今相

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幸甚拜

答李中行書　　顧待制

某答無誨足下近辱示問堯舜禹傳授之法而且惑乎孟子韓子之言僕不肖何足以問哉喜足下訑訑以觀於詩賦爲技能而力學好古務通世人之所不及故相與足下言也夫堯舜之傳賢者行天下之公義也禹之傳子者明繼嗣之定法也公義行故天下被其澤定法明故后世莫敢爭是義與法三聖人者同心而異迹易地則皆然也傳嗣之法古然矣史叙黃帝傳其孫高陽高陽傳其子帝嚳帝嚳傳其子放勳是爲堯堯以天下傳其子丹朱因前世之定法耳而丹朱之不肖堯以不肖子病天天下而舜之聖著於時如之何而不傳哉舜之子傻不肖其傳於禹也亦然禹之子啓也其賢雖不及舜禹而無丹朱商均之惡可以守成法如之何舍前世之定法以求諸異姓哉啓之爲子也固無間焉及其爲君見於書者獨甘誓一篇而益之輩

舜禹其功烈謀謨過於啓遠矣然而舍益以及啓禹豈爲不知人耶以太丁庸怯成王幼沖而伊尹之賢周公之聖皆莫爲湯武者宜爲堯舜之事然而不傳者重繼嗣也噫聖人之所以廢其嗣者不肖必若丹朱商均惡必若桀紂者然後可也顧啓也太丁也成王也不若是惡與不肖其可以遽廢乎凡諸侯之有國者皆得繼世以爲賢以天子之尊而不得傳其子乎不傳其子而必世傳諸賢則天下何其紛紛也今夫匹夫之有家也務求他人之子以育之者不得已也不得已也者堯舜所以行天下之公義也孟子生商之末世痛天下之無君也故極其事而論之以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悉推諸天而言之其意以天之所與者爲可傳蓋有以爲微辭耳又後援孔子之言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僕前之所陳是也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信斯言也堯舜有不憂後世之心而禹豈不欲天下之得其

所哉足下論之幾矣而未喻所以傳嗣之法必敢詳言之如白不然更質諸明者

答閻望道書　　　崔學士

望道足下望道拳拳於僕今七年矣往還之勤察其貟見書益深善之而疑其所以望僕抑何取耶讀其文趣約而寓遠非文章不足者也索其辭通類以適變非辭問不足者也其行介甫擧者与吾亡友逢原之所愛然則拳拳於僕勤且久者尚何取耶前日踵門留書列所以相師之意志愈堅而辭愈卑駭乎其所以望僕則公孫万章侯芭之徒不能問孟揚而韓退之未始肯以告李翱皇甫湜者也嗟乎望道雖能以求僕而僕何嘗有是而敢以告望道哉向嘗思世之人徒知求師之難而不知為師之尤難孟孟揚以來求師者嘗得美名而為師者未始不有罪尊師之盛莫若屈天子之尊以奉其身後漢孝明是為賢主師事桓榮東面設几進趨於前可謂至矣而榮之道果三代之師

所以教帝王者邪後世學者今帝王之師道猶若此而陋心淺隘之人曾肯謂三代聖人之術庶幾可求於山林閭巷之士耶聖道所存特嫣千歲自信不惑者矣亦奚可遽有至於如僕者邪雖然嘗聞其目於清田先生先生始命僕曰昔有學祠於宋子東者予李曰禮樂一節雖將之數我何敢愛然祠之所貴者誠則誠之所脩在子乎在我乎僕以是告人亦多矣望道審念之餘暇見臨而僕之心亦寧無懼將獲罪於後世者耶未畢所懷不宣某再拜

答姚子張書　　王深父

四再拜閑居幸能貺問但增企渴胡九處得所惠書方審見教以來尊侯休勝曲侍親闈區區如舊亡弟忽將除服觸事悲悼何可追計毋蒙吊恤及此尤見交好之厚也感愧感愧夷甫相見不輟問其學力足之意甚於秦中到邸可尋看之朝命雖再下本州趣令赴闕恐其素義終不遽就耳夷甫所言吾兄頗不詣邪

安有量已之未可以有為而以給衣食之困爲之如此則虞人畏死憂當覓推而進也故人以爲如何願一省焉

答黃好謙書　　王深父

辱書承來示觀所恙依依慰依依慰回此諸況如當消息時到舍弟處亦徹聞左右然頷恭相望于信宿之程自幾道初來即思一走爲會而區區逾年竟無此暇爲別久矣事欲握手而道之者不勝胷臆也而齟齬如此奈何奈何條教此布閩境甚洲信服遊歟之適舍詩書足矣入耶幾道材雅明交亦畏友行肯恥之歎得無大異矣否願少加意自勉方夏慎疾

答吳子經書　　王學士元澤

某啓冬寒伏惟子經覲動止万福使至蒙賜書并示以先誌纖伏讀屢不自定若對錦繡於履目之下光彩浮動使子為之駭晃徐而視之則經横緯縱各有條理嗚呼何其文之盛也其亦愚且獨自視缺然若天下之最不肖者而於性命之理自以有

所得而未嘗獻與世俗人道此非敢為高而秘藏不与衆共也誠以為彼之所見者不過尺寸之間耳吾方稱其无邊際之說以震駭其聽則不唯不能使之信受而笑譏怒罵將緣此而至故特隱獨默緘深究天地万物之情而以心語口每有所悟則未嘗不撫膺浩歎悼世之人不與於此而思得高明獨見之士與之稍說也嘗与許文叟言及此意大此獨子經當能知之耳其時盖大服其知人而恨不能一走見則究兼然若久癈而待搖配者方其如此而忽辱先志之貺則其慰悅宜如何也雖然子經之所稱聖人則是也而所言佛者似乎未至也子經之序則以謂受教於先正而畏特疑其不能及當時受教之旨始時欲講其大學而校其得失以進于左右既已為書遂投于言也而中輒自止以為子經既已得之於聖人不當終失之於佛老者聖人之異名耳且人之於此世若白駒過隙耳而不如意之事常至百千万數若不期解脫則何時而已乎若子經之志盖

不可常得於造化者不及是時了所謂大事因緣而待付時耶某之所懷非于經殆無可與言者何時得待坐乎文聚所持論不甚分明過蒙稱道良以增愧非于內篇亦嘗作得註頗有可采者止有一本適為相知借在臨江俟取得傳一本寄上次歲暮擬寄歸心如飛而勢未可去對之可知矣叔父在彼常相見否大人近有人至此甚安尚在金陵恐欲知耳餘惟為道自愛諸君僂僂非書所能具文舉必在庠會君子夫人可敬愛若相見幸再三道微懇諸舅不及一一奉書具不宣某拜

與呂老書　　王學士元翰

頓首某行天下久而覩士多矣好學樂善操一節以自終者不爲少而其識明趣正者蓋亦罕見豈非講之不精取之不眞也此比見足下出所爲文條聽其論說委曲周旋不違於義而趣者或造乎性命之理神化之妙鄙心所仰歎伏愛之不暇而僕足下汨於行李未能留此以希講習之益亦自嗟負不得也之

此無錄脫去以希足下之勞也奉惟日以孳勤佳否若學進業益有大過人者其發于文章想亦多矣又以不得親見為憾也某嘗於吏守而往往見役於人比自京師還遂感寒疾憒眊日益衰年落舊學無所增進由是益思足下能諭我之德氣也足下年少力強喜學不倦惟精講而慎所以異大成而後已鄙人之望如此未由一展千萬以道自重

答李觀書　李直講

觀白宗人秘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大惠觀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丞辱寫章以道義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盡其說永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黃州孫丁張晦之及今范歐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畚土壤築大山欲容於前賢之閫而問其如何足下年少初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尚取之以明

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紹曰荊賢之間哉然謂之賢者
非所論列十數公平定下欲以為法當攷其所為工拙不宜迫
徇其名也孟氏荀楊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優輕重文中子
之書已泯絶惟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若
奧癡而陷在虞夏商周之間肯書異本傳又不得聚其行事退
之之文如大享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
解深州釁功德卓举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
之奇於正則劣矣以冀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兆
倡古道以志氣聞黄州李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有風操彼孫
丁之文與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
為吾徒者晦之之辞不可諸所著文未究可嘉至於議論則識
精才健元遠不到若洪範王覇龍絡天人摭撥古今號子厚如
為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疎俊得罪于世故立
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一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

期至矣范公歐陽公蓋為賈誼劉向之事業寬高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焉否耶耶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九月二十三日旴江李覯白

答黃著作書　　李直講

覯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及覯所為景德寺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覯不肖然其為文有新意殊恐學者旋踵欲人問因詳說之而譊譊之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覯排浮屠固久於潛書見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其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歷一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无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躰皆无所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

備矣如使周礼尚行朔望朔月月半薦新祫祖禮有變虞卒哭
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歲時皆有礼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
演偈必不服曰七七日百日日周年曰三年齋也吾固曰儒失
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奉先其柄天下
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叙其傳法始卒甚詳此誠又勢不
得不然吾自元恩无為之義晦而心法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
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祠迦葉若師子達摩以下言此甚致彼
成也非書闡其說樂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
若夫按自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与頭太師真寂等
友善會昌之大節古今辭儀而著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
韓吏部之比其人才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因使其
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辭繼說中庸數句間演偈必為仲

尼孚由群聖人之作述豈与此等說較論而爭衍邪是誠漢儒不之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淫辟恤乎罪戾欲聞性命之趣不得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白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系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固書在何遽舁弁角畐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仰尼子思与之較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之矣何必捨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孝老莊其意亦聊聊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數句間其理亶何如哉漢儒貢於人无若是之暴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无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与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与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且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史爲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无向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寫之虛者則

補之熱若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无不治也豈
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
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冷於熱亦然故用藥矣
豈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与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
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傑謂我不如李習之不爲僧作鐘銘者
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宋文士皆効習之所爲則金園寶剎碑
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
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議歲月
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議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
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肯害於正哉聖賢之言豈肯取于无
有定體其初殊途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万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循古人漢傑使我効李習之膠柱
矣今之學者雖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呂叔者爲文之道
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亦可爲

名理矣何工拙之辨哉覩之施爲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遂併祭之廿一月十二日從表弟李覯再拜

答李晏秀才書　　　　泰伯

某再拜前日辱携書見訪論莊周之寓言楊雄之太玄爲空文无所用而又論石之尚太玄若幸有人以沮息之今之尚寓言者沮息之未有其人如此之論在足下尤不當發也足下知莊周楊雄爲如何人而視寓言太玄爲如何哉蓋原道德之大宗以矯習俗之敝者莊周之寓言也爲仁義之不離以絕亂世非命之求者楊雄之太玄也學不得於性命之理則此二書未宜讀而讀之則苙乎公如其意之所主矣及反以求其辭者何有哉是元異壽蒙餘子之學行於邶鄘未得國又失其救行且剸侷而歸矣今夫爲學之弊莫甚於詞章詞章所以射利故天下知務爲此而不知所以至者惟剽掠片言數句投有司之所好彼一見之往往驚歎以爲奇才與之故天下之習此風者紛紛

妒也是何異制襦袖而更爲冠也巧逐時尚以求君於宮壼嬪婦之玩好爲哉足下有意爲文之際不能知此之非遽有言以排二子二子非所排也古之學者信於所已知疑於所未知學於所已知則學不失其實疑於所未知則學不已其求足下果務審其在己者已定而後讀此二子之書以會於心之所自明則得之又至矣切觀足下所論之意亦止於枷詞場之弊耳今夫徇科場以爲學者其弊極矣二子之書豈能爲弊於其間哉仁義與道之説足下乃有取於韓子原道之言韓子實不知道故其説已自顛謬請觀介甫所謂老子言其聚揚子言其合之論則又矣以足下誹謙若不取而求於其故不敢不道其未可者以爲答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九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

書

師友問答十一

答晁元忠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緒見弟得足下之詩與記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慰詩勢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須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甚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西門不謂君民即以奉寄乃辱已未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祕金玉乘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破見稱許發而志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耳往多故不即報庭巳察南來按察吏事雖江山相映鼓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為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顛兒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援筆攄頌一解頤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比所論并發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若志於

仁矣其餘存乎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因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為如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感意因以當面顏自重

答王補之書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閤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游因執閤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推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事東西最是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吊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閤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礼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禦魑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譔可信不疑顧流人罪若不可洗刷雖盛頌稱述但汙辱先公耳惟閤下文武不收治邊郡有

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于青雲之上以篤先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閤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況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閤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体舊所記書殆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援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誠託丁寧期於必得強顏承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輝万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遽授來使病于夏暍庭堅再拜

荅王子飛書　　豫章先生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

得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答王周彥書　　　豫章先生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何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革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胷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文未得一還蜀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没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隕涕如此奇才今不復有矣

所寄文反復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耳意亦是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耳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後卷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當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病而嚴君可長於下筆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答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喜慰新婦諸孫想各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他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然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趣者是何合利以此雖作文愈多又不知是禮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冝究問一二號來王父不及書想勉深索還憑日有新功比又為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修術書室致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不須解作舉業可益父逢生務中未得不直比來論翰墨亦可觀否共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臺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

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寄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
廢講學眠食安勝諸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
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
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
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
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
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
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愼勿襲其軌也甚
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强學
自愛少飲酒爲佳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横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
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
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

謂韓柳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峻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與潘子眞書二首　同前

庭堅叩頭子眞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踵山川之英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荊雞之材所能啄抱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原心服形静而後求諸已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心之願留意也

大門養道丘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儀以為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嘘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出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答伊川西銘書　龜山先生

示諭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

曾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親疏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切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人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

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切謂過之者特疑其詞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畢餘教茲為悵恨耳

答吳國華論王氏學術書　龜山先生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詳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閾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者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亦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

亦紛紛詵詵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從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過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以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切謂於國華亦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於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舉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

多矣其言之合於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槩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捨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即作詩以送說其志若有慕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夫中國不知其幾千万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

有知之未尽行之未至者也燕人適越至吴而止則可謂行之
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
謂知越而未尽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
指吴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尽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轍者也
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吴為越者也烏得謂知之未尽行之未至
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曾西猶謂
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
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乱也而士亦烏
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亦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
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亦不敢與聞焉國華
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聞則其知之未聞道何足恠哉然其道之所進者遠
矣但斈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斈之命其觀王氏之
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已

嚴之矣雖然嚴不廢君子何容忘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科舉者言世人行急辞不必意國華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答王子菼書　　王學士楠之

某頓首子發宗人足下旅居人事亦復擾擾故去門咫尺而不相見者動輒累旬至節復紛臨況復不果詣謝僻強之尤恃能見留也惶愧惶愧前日辱書喜聞動履佳泰見問以所惑如此孝事始某亦惑惑而反復以思思而得其說未敢以爲真是也試私布之若吾身之生於父母也非獨聖人知之夫婦之愚亦與知之然而窮吾父母之猶未生也則吾身安在此非獨夫婦之愚不知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凡事之所可知者莫不然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若愛於其親與其兄弟也非獨聖人能之夫婦之不肖亦能行之然而愛其親而欲諧瞽瞍之頑嚚愛其弟而欲諧象之傲此非

猶夫婦之不肖不能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凡事之可能者莫
不欲故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傳曰天命之謂性蓋命有逆順則性有善惡復善則其正
性也惡則非正性也故性者嘗可以善言而不可以惡言以其
始同出於命而卒以習而異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
乎上而有至於上智其達至於上智矣故不移習乎下而有至
於下愚其敝至於下愚矣故亦不移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言性之大略也方孟子時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
故孟子救其言之偏也特曰性無不善楊子以孟子之時言善
也故又救其言之偏也而曰人之性也實善惡混雖然所謂善
惡混者蓋與信相近者合也獨荀子言人之性惡則非正性也
非正性者君子蓋不言也至於韓子又分性為三品此與五經
孔孟之言不合故與荀子俱為不知性也是亂也其猶未敢以
為真是以予鼓之明誠自釋焉

答李推官書　　宛丘先生

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知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間隙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復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

見其奇彼有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旋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湍漬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奇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也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恐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句不得其文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暴鹿似生於奇矣故須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爲俚而不省也

答杜餘書　究丘先生

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幅披讀累日不勝欽歎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違於礼樂吾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産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吾欲觀

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据益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懼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去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繫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訐訐思之世之貴王術以器用言之辟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術爲不足非也

再答杜餘書　宛丘先生

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説獨見黜於吾子盍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乎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尙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逮諸兄而立

之爭子固不可也至餘眛卒而子僚之立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恐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氏虞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求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廢興存亡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廢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何龍圖書　　王　校理

使至伏蒙賜書仍寵之以詩伏讀窮日不能已退自惟士之不見孔於世久矣而馳騖權貴之門請奪利害之勢者相軋於時

其功不自惟其不見售於天下而慨然有慕古之人志常以為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不為臣則不見於諸侯今既不幸以衣食之迫求與有司而自餘非有不得已之故未嘗敢伺候大人而徼倖万一之遇雖幼小之時已能誦閤下之文而長務人事又得閤下施為之實任御史諫官毅然無所附麗而議論及於世之所不敢言者士有一長誘之惟恐不逮而家行尤服於士大夫之間夫一鄉之士猶且慕之況閤下之賢蓋於四海而不肖獨無願附門闌之心哉顧自以為無以進見而閤下方樂教育天下之才而區區之志苟不能終則豈唯使某毋以自別於時而亦不足以累閤下教育之意是以二年京師而造請之日寡後衆人不意閤下猥以鄙賤之姓名薦於朝廷尋有告者而某私自語曰以今之俗苟非能奔走介紹以取媚於交游之間則彼孰使之進而某之於公非有一日之故而吹噓震動之如朝夕在其旁者蓋古有之詩不去乎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夫先王之時上下之願得而逐至於海隅寒素者至於蓬蒿短褐不給之人道德有可取者隨即起之不計其地之疏賤而唯其人之賢否雖然豪傑不世出之士固無所待而後興彼一時之人閻上所以誘養之方出於惻怛勤不置勉以脩其可欲哉及其末也大臣無心遺忘微賤不能飲食教載之而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嗟乎於是之時先王之澤未竭而俗之陵夷猶且如此況千歲之寥寥乎則其直諒之不容而諂諛之成俗尚何異哉推是以知閤下之舉其賢何如也薦書既上而沮格不行在某獨先不足之歎者以謂閤下得古人之所以誘養者某於愚鈍後利之風旣幾死愧雖不能瑣瑣然飾禮皃文辭以劝世俗之稱謝唯其盛德之賜豈能忘去而違離無幾文豪推褒之私不遺乎千里之外而特形於詩書其辭拊循反復溢紙在閤下務欲致其於隱約之地宜以及是而某被不貲之施尚何報之稱有哉伏惟閤下之賢一日得志於廟堂適

天下所以望古之仁人大臣之願而士皆樂盡其才以為朝廷之用則豈獨某之得幸而已此固天下之願而不敢以諉閤下之知而苟說於左右也

答李端叔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敎以空龜詆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惟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提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迨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其詞僕願交焉若其傑士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頗常為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虛濡撫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於擬之非其倫與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又黃曾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擬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泰乎如前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璞鄭請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顧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

答趙士彝德茂論宏詞書　　潛南先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无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乱者体也体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利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孚行之方從吾制作之

用者志也先其体於立意之始從其袠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亦雅心在莊敬則矜莊威重大爲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爲可使如絲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香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体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文章之無氣譬之雖有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人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安才品以見其情狀故言其过踈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岩谷也其氣象与韻則狀必其

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人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於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横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刻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江淹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為大夫故訓誥典册書詔赦令文賦詩騷箴讖贊頌樂章玉牒奏若羽檄露識表牋碑銘誄謚各緣其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其實如璧玉珪璋璧琮琥璜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員曲直

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欂櫨樽罍桶桷榮梲樸斲之工皆有體盡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雜而無序或彌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極茂矣問富充真積力久淵源汪洋根幹碩大發為文章蓋其波瀾枝葉實為餘事茲既已能文而季文不已必欲離群拔倍遠追古之作者方得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試之文種種區別各以其目而名其体研精玩習寢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必念於是則將超然解蹤等頓造徑至妙處一日万里如是則一代文儒之宗擅德於其何人哉或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將追迹三王指揮四夷細書汗簡紀述先烈泥金檢玉外中名山其潤色洪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号令職在於詞臣德於其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但如孤峯絕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輕紗素練而窘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欄要

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適[illegible]

年與蘇後竝矣

謝九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

書

師友問答十二　　後山居士

答張文潛書

師道廢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陋既以友交辱再見僕不得一吐所別次一致問因以自効方事之不閒竟後足下大以為恨及讀足下書見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去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近人識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耳得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亦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効而跡求接物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豈有之目逝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言勍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自毀矣僕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則

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為業捨仕則救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瘠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世徒見其困而不哀遂以為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瘕瘰佽於頸頷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胸腹之間上下不時蹲形於下體者十年矣志強而形衰年未既而君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也閏月田子說以河內公為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說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不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矣人之意如此僕方臥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何如僕獨得不勉耶手舉之側側者皆話但未涉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薰沐之耶豈意其能出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見之與卒取家于灘鄉離休老于蒙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

於醫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雖郭氏多書曾子稱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焉吾喑惟爲道重願毋遐棄

答秦觀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辱詩雅有家法誦之數四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友赧然無以爲報有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于市走原逐鹿破者不試也壯固有之足下所謂老生名大夫是也從之富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傳聞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爲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與人近不可蓋遠不可跡非其好莫聞其聲耳而僕爲氣類上人得易之故謙者

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頗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嘐嘐然欲授僕之言其何求之下邪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發受乃迦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憖焉吾將冀子之一笑也

答覺深之書　　後山居士

師道陵辱其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幾而僕矣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從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盡敬而刳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答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何待於士耶士其憖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手如收野之駒柔之

則吝近之則驟鳴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畏
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正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爲
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慶子之居後而懼子
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色推乎外得之
則或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慶一存惟欲之知矣子之
才求爲堅而挽之不燭牛馬汗積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
夫少而好名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
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南豐厚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
之尺也僕行方內才得此尔夫言之不尺非不能也其心以爲
不足思之尺尔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或以告智者足以
而不敢尺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
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節道再拜

答友人求所爲詩文書　崇溪居士

以不獲數近啟略候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illegible]以緒右劑欸

尽見之　即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皆有未完屢纍
遊不足以奉省閱故不贈瑩因循晚矣今現在疊山中去城市
遠耳目有簡程督責之外陌所寓輒甚寡誤僅得十余詩二賦一銘
一青詞一書說錄出以干几余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勸退縮略
无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衒鬻衒鬻僞
續之辛也君子之所深恥不揣過賤時在書局引據開合見徵
甚勤初則忸怩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
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媿汗如洗遂不復自韜而細繹前日
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時蓋庶幾匠手繩墨之余或
遂管中之窺也歟跂歟跂頃未与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之柔職
事每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公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
先務不得而已者以涉淶傳一二藁則往往人所不敢言異同
之論元時先之要在我抑媿足矣其涉盡豈足以知一商之趾至
於爲槩其於所翫竊則疑猿不忘而未有以覜期者一月前有

録得汎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錯與富寫未免形容端若援意於九鼎之耳自非完養停蓄毀諸家之秘而加琢削龍獮以會見於瓊奇則豈復能到既而端倪採賾果知留意於此其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穢承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脩附後之言其妄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所宗也長江秋露千里一道滔滔汲汲到海無尽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奮形忽狀出沒後先復肆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也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亦不塵潰寶則於初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為然已不如其不也乞文宜教

答鄧浩教授書　　澗上丈人

示喻於六經諸家見難推德符書而大受歸亦不去完其以慕之言為然也然合德符書將於紙尾略道其事之一二畢意然有未大合也德符代書功名之士其字敝於人而不知天故多

以成敗論人物而責其不爲万全之計若不肖所見待異於
是彼李膺陳蕃之固杜喬孔融之徒其功不成天也而人事
亦相若豈膺等之罪哉自膺等豈不知天理人事者哉顧其
位任其託迫於其義而務盡於其命則太盈豈肯避難偷免以希
後日之功名臨大節而易其守哉推其志烈与夫全軀保
妻子之目如胡廣趙戒張禹之徒相去豈不万万哉而猶
貶之是枉忠臣之志而沮其氣奪烈士之義而輕其節豈
名教之所先而天下何衡焉哉其去取殆与孔子異也矣故
余嘗以爲孔子之議論卓然有以異乎世俗者不尚責事之
成功之立而惟忠義氣節之云耳故曰无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然則雖彼功之不成事之不就故有殺身之
事而所成就者仁義而已矣使其有成功又烏有殺身之
事又曰見危致命是欲其致命耶責其有成功耶責其
有成功則管仲不死尚矣何致命之去乎彼李膺陳蕃等

固杜喬孔融之徒可謂見危致命殺身成仁之士矣豈冀於孔子哉吳太伯非過聖人而以礼法求之則無一可取何也在禮為世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故曰子曾不得而人焉子之不得受於子曾今太伯一旦去千乘之位委而去之是果忠於君孝於親而合於礼乎違中國義礼之邦而竄蠻夷之地身体髮膚受之父毋一旦文而斷之在礼制有乎原其所以去之之說則又以兄子昌之生有嘉瑞是何信符瑞而取必於人事也使昌之符瑞或不驗而虛棄其國以背君父可乎然而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然終亦曰民無得而稱焉是聖人之見其秉有以異乎俗也周公誅管蔡孔子曰罪人斯得何獨不非周公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果有成功遂事之可紀而民被其澤哉且比干之忠果能有益於事哉然而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

以懷紂是周固不可事而紂固可懷哉餓死首陽是豈有成
功於事乎民被其澤哉然而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民到于今稱之至謂齊景公之功而薄
伯夷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也中庸論人物若此者非一族
比數子者尤大彰明較著也至於屈原之沉淵以不經聖人
之論故自子雲孟堅以下皆非之以為行貴者離徒死而無
補於事其亦不幸而不遇聖人而經題品遂見黜於後學哉
項羽以亞夫周殷數叛去遂失天下故號為不知人且不
善任使也高祖以能用平良蕭韓之徒以得天下遂得知
人善任使之名然高祖故嘗欲沮信之王齊而數疑蕭何
又數陳平之罪欲弃之賴有說者之在側故不得發而韶將
率不叛去何乎等得以全其節假令不遇說者而事輒亡數
則天下士皆去從項籍矣又豈止項籍之所失哉唐太宗殺
建成元吉於相殘之際以脫其一旦之命比之周公居東之

年乃誅管蔡其緩急何如哉要以天下大義為心則同也
季者非太宗而不敢非周公是尊古卑今邪是以其不經
聖人遂經遂逆而無所定也故世俗之論人物大抵以成敗
言之故以成敗論人物者天下之蔽也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濟北先生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
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
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
不嘗稱周之盛德以顯其迹之近以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
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
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迹以圖濟其私
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二三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晉霸者
進疑於岐山豳岡遂退不失為季氏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豳岡
次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札則非重耳

之孝心也歧山去國而成國與踰垣之異夫何所待明津以國
為天下退修德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
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是奚國人自殺奚齊卓子
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為乎秦穆且不肖之吏吾以敝晉
而流禍如此其甚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宗之事與生實奚辨
壯輿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為此論者以搖夫假仁義之徼倖
嘗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議甚而疑聖也豈若舜湯之誅以子犯
為誠不公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狄而
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若善晉
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
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子論嗣國長短美惡未見固非是要
之春秋隨事褒貶究始終善否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乃補之
猶反是聖人於齊晉實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
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聖論壯輿疑於王

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若與許息之
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俘者無異荀息若未有知其非者
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害家亂
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
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撥其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
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
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
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其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
何足議哉雖然荀息蓋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齊與
以謂寧死而不二之爲良邪二而不死之爲是邪死與不死於
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然與公能亂之
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苟免如大夫則死爲
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其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
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歸義所在

何如耳張禹李勣家喪邦之舊事與荀息殯而禹勣皆不死為慨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殯其禍則孤窮之死狐埋也已首禍而身不殯則何如余非曲不盡補之再拜

謝薛以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同前

補之再拜家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難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侯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部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為以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辱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孝雖然尚以不能信行其事與其遭罹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發憤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答吳子陽書　姑溪居士

春末辱惠書曰後欲作報不暇及既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始隨

此尚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文辭記錄然亦未嘗輒妄忘也忽掀手示之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濟勝放懷欣慰所欽今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差行官制未曾申明始祖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學士寵遇益重其兆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高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否侍行至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坐在宰相下一品上雖設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号天子私人文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知制誥其如知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也中書舍人乃中書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号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發言以主行制誥批答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為知制誥選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又謂中書舍人為外制翰林為內制則是中書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

而申之於言詞以運動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庭宣讀其詔書批答只宣告或直批送三省或任付所差使命事体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只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與從內降出宣讀既付尚書省投翔部符下諸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妄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因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亦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然必有類聚而是正之者若殷亭復及此不意既覃不能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加察

答趙參議書一

宇文南陽公

某再啓示諭丙午歲說金酋退師乃舍弟耳是時某被旨扈二皇行宮然茲事比舍弟尤難　上皇初以金人逼遂欲南幸淮楚數人乘時專以離間父子為進身計某既及省嘗具程呈

夜奔至行宮以便宜收童貫宣撫使印以裁省浮費竄貫去
攸隨從官屬使臣削其事權諫逐小人朱勔等劾奏邀上皇
告以遜位之文以雪无根之謗止鼎山事命按治之行以安人
心（備已遣鼎山提兵糾治隨行宮內侍等得其奏遜止）還朝陛辭首進呈上皇閤令人追
師使議擇日回蹕御筆又奏初幸鎮江傳聞　淵聖下詔親征
上皇慮匽瀆風埃憂危不遑暇食晨夜警省以禱又奏御舟入
汴見綱遲滯留上皇沿路降旨催促自揚州入有司下卸者一
月內積五十餘万所奏十餘事皆類此淵聖初知上皇慈愛之
深在便殿喜見顏色宣諭宰執謂前此本无許多事皆是妄傳
又蒙獎諭再三命其親往收龍德宮牓示自此兩宮凡有計議
皆委其專達父子間歡然无疑矣而一時傾覆之人慮二聖重
權則其身必危巧爲沿飾間隙百端其雖罹中立辯疑解紛
而終以孤特无助出守秣陵今又兵再至抑上皇不爲巡幸計
遂有此狩之事嗚呼今日追言之何及蒙問謹疏其略所餘曲

所微細非面莫究

答趙參議書二　　宇文南陽公

兵再啓丙午金人犯闕命謀臣劫寨於已和之後金人怒兵起再攻京師樞密舍弟舂不顧身冒矢石出見斡离孛責以大義初往止其攻城再往奉迎　今上還闕三往促其退師斡离孛感其信義止邀三鎮賦稅定為盟約詞日北還舍弟并令作書報粘罕粘罕遣謝和使云京師前軍已還至代州矣方舍弟還自敵寨以累日出城疲勞乞假歇泊間言者觀望彈擊多其以口舌退金人之兵致王師无功舍弟緣此出師青社前日劫寨謀臣遂請御札令三鎮邀擊其回兵繼而粘罕謝和使至械送御史臺復疏其種楷今所賫給書結餘諸處使之人皆繫之酷携書示粘罕自此兵連禍結而不可解言之可為慟哭家諭及誤錄其大槩想欲知其詳也

答翰迪孺書　　王臺王公

賓再拜非得閱所申報云吾友閑中之命參差比又得報札稱
已差遲矣欲作一書相聞因循未能承教愧甚且喜朝夕指教有
二年限頑鈍之資遂就磨礪不為棄物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承
書頗有數老學究詞語古文人窮士類如此孟子曰吾何尚不
豫哉不須戚戚戚也又言欲作一書吾曹所孳於古人者俟得志
為之書非得已也退之亦嘗諭此又云國語確壯欲效其為文
甚善然恐元賞覽不識吾友所以為文者為道乎為利乎若志
於為利則必不效國語也不肖求此官不曾攜書隨行此中人
亦元家藏書見在縣子取論語孟子公服熟讀反復窮究者有
所得勿必訓其文既長習其義以此取進士幸得之由今而觀
皆非是取問故及慎勿以語人也吾鄉蘇在廷鼓廷傑任景初
兄弟皆不肖所不及高悉留記當於王君勳借觀想必往也嗣
老文亦未嘗見餘俟面論其細

答李仁甫書　玉臺王公

仁甫俊友足下之書及漢監十篇文正議二十篇吾友鄙世俗章句之學由是以濟時及物為道深考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以為文者之鑒甚善甚善所著反正議僕已詳觀之議論峭直暗與人意合處甚多穿穴古今浩汗浸漫而皆有所適甚矣吾友讀書之博而用意之切也其間亦似有大言闊論難以施用者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居堯之世欲盡棄其法而反之於結繩之政不可也自堯而至于文武周公之際法日以備非徳衰而政甲盖如江河之徙移其為患防扞禦亦當如此也孔子論三代之礼其損益百世可知漢継周而治宜當損益周政然周衰先王之法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至秦焚滅泯泯矣漢雖欲損益有所不能況下而至于今日其能乎使先世之亞人復生於今其因時制治亦自有道吾友高引唐虞夏商三代而下視漢書遂欲繩當世之君而變天下之俗濟之於數千百年之上何吾友氣之銳力之強而乃自謂能兩也至於攘戎狄複

境土亦須有奇謀深計可以制勝而不在乎奮臂大呼不顧利害存亡而且以伸吾之大恥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若如高祖三軍縞素正項羽殺義帝之罪可也若曰不然徒曰亦賊亦賊去者特匹夫之勇耳城濮之戰晉師避楚三舍蓋務曲於楚而後乃可以勝吾友其試思之僕尚辱文厚望而吾友見訪請問之勤故敢以告

答東陵簿謝昌國書　白雲先生

碓向蒙以高文見貺禮意過厚非庸賤所敢當慚汗無地是時碓以強言獲罪於人未敢報謝且辭旨汪洋出入乎道德仁義之域周旋於君臣父子之際熟卷諷味不暇實未知所答也今閑解組伊邇碓妻病終不能爲江西遊安得不勉策敘謝無言疎愚惟閣下裁之碓聞天地之德曰生而已於亞智愚賢與鱗鳳梟獍皆均一氣哉而出之未嘗有擇也斯民於是巢居穴處飲血茹毛韻有生所當然莫能自別於禽獸有聖人出然後爲

宮室爲耒耜爲舟車書契之屬使之知爲人之道與禽獸異於是自禽獸拔而出之凡知爲是而能爲之者皆人也不知爲是亦不能爲者皆禽獸也聖人之於民功參天地矣又且明道德仁義之教使斯民知吾性之所具有者果異於萬類不失是者爲聖爲賢失之爲愚爲不肖此閤下所謂充以有其靈與有以害其靈者是也雖然閤下之所謂靈者豈非性之德也哉孟氏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無以有之有以害之其爲去則均也去之則禽獸存之則君子吾之一身蓋歷世聖人拔出於禽獸之中天地聖人不可報之大德一旦委而棄之復去而之禽獸何其愚不肖之甚也欽閤下之志切切於斯且痛念其充以有之與有以害之者此正得君子存之之意雅於是知閤下之賢且智根於性由於學東非膠膠擾擾爲人而已也幸矣哉嗚呼是道蓋雖見索于易依乎中庸或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就獨孟氏之書時有可詰者爲養心之論曰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與不存有其物也人自有之果何物也得於有性之先耶與性俱生耶因性而後有耶何其得失之多是必有能辯之者雖不可得而知也閣下高明博學將以斯道覺民爲已任如雖所言皆蹈履餘事故爛然見於文辭者廣大精微如此然以閣下靈與不靈之言參于孟氏存與不存之說有餘師矣夫何言哉雖鄙野之辭不復成文幸閣下見恕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